

灵聚大化 悠然心会： 陶渊明田园诗抒写范式的生命心语

张鹏飞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 蒙城 233500)

摘要: 陶渊明诗歌描摹的花卉草木、飞禽走兽、山水园林、南亩躬耕、书琴吟咏、饮酒闲居等诸多田园意象似乎皆饱含着诗人生命心语的真情表白。观乎陶诗虽说在某种程度上承继了儒、道、释三教哲思的文化观照且蕴藉着孔、老、佛的学说兼修的思想特质,然则实质上却以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达求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生命超越、辩证扬弃、性灵升华并建构了匠心独运的人生化、艺术化、审美化、愉悦化的“南山人格”模式的审美妙境。

关键词: 陶渊明; 田园诗; 灵聚大化; 悠然心会; 抒写范式; 生命心语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1)01-0078-05

诗歌文学创作倘若仅凭白描手法、口语技巧、平淡笔触加以抒写田园生活景观就难免匮乏,平得有趣、淡得有味生命情调而必须将情、景、理巧妙契合融通,方能创造出一种清新浓郁、浑厚天成、意味隽永的艺术效果,并达成某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言约旨远的审美佳境。可以说,陶渊明笔下描摹的花卉草木、飞禽走兽、山水田园、南亩躬耕、书琴吟咏、饮酒闲居、儿女绕膝、亲邻嘘寒、淳朴乡村等诸多生活净土意象似乎皆饱含着诗人内心话语的真情表白而始终体认着温雅畅融的生命意趣。

一、陶渊明田园诗诠释的人生感悟

陶渊明生平始终处在“出仕”与“归隐”的矛盾性情中,而以辞去彭泽令为前后时段似乎皆经历了孤寂、痛苦、凄凉的生命历程。概因宋晋之际的社会诸多矛盾日趋复杂,诸如门阀统治的依存使士人群体与皇权政治的观念发生尖锐的冲突碰撞、新兴的霸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权力抗争、门阀

内部由清浊分流等原因所造成的论辩争议等均使得诗人面临着矛盾纷纭的现实境遇。为此,陶渊明惟有建构起安贫乐道、陶然自得、放达形骸、高旷飘逸的理性情怀作为自己人生观、艺术观、审美观的基本准则方能诗意地栖心于文学演绎的亮丽时空。

林语堂在《人生盛宴》如斯评介:“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的奇怪混合,在这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1] 诠释了陶渊明创造的以田园为表象且灵与肉密切交合的生命“新家园”,对于渴望超脱又被钉在官场凡俗上而举步维艰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使得分裂的人格承受强烈的震撼、疲惫的灵魂得以柔情慰藉以及羁绊的心灵感触自由宣泄。李泽厚指出:“陶渊明能在生活中去作非功利的省视,在经验中去进行情感的净化,从而使经验

收稿日期: 2010-10-21

基金项目: 安徽省 A 类重点学科资助课题及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金课题(2009SK482)

作者简介: 张鹏飞(1967-),男,江苏泗洪人,安徽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中华国学文化研究。

具有新鲜性、客观性及开拓性,使生活本身变而为审美意味的领悟和创作”。^[2]评析陶渊明诗歌始终以一种近乎平和优雅的生存方式而超越、过滤、升华日常生活的粗鄙杂质且站在非功利的审美角度将凡俗人世间的诸种体验飞腾到哲学高度并凭借诗性情调去印照着平凡世俗的生存现场。

陶渊明诗歌所表述的《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以及“桃源”圣境好像在中国文学历史演义长廊中业已成为生命隐逸情怀的审美惯语。譬如说,王维《桃源行》诗云:“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闻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刘禹锡《桃源行》吟曰:“俗人毛骨惊仙子,争来致词何至此”;“仙家一去寻无踪,至今山流水重重”。权德舆《桃源篇》颂道:“石髓云英甘且香,仙翁留饭出青囊”。章碣《桃源》诗称:“绝壁相欹是洞门,昔人从此入仙源”。^[3]再如,王安石《桃源行》诗云:“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或赞曰:“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汪藻《桃源行》诗曰:“那知平地有青云,只属寻常避世人”。苏轼《和桃源诗序》述说:“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4]凡此种种,历代文人墨客均感喟着陶渊明笔下的桃源世界仿佛寄托了诗人的社会理想以及立身处世的审美准则。

陶渊明生逢“浓于生命色彩”的世人竞相追逐功名利的魏晋时代。叶嘉莹指出:“在陶渊明诗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持有的超凡智慧终于寻找到了他所要走的路,更在心灵与生活中找到了他自己的起止之所,而以超越而又坚定的态度,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所以在陶渊明的诗中,深深地糅合着仁者的深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他以知命的委顺,泯没了悲苦;他以知止的固执,超越了迷途;他以他的闪烁的智慧之灯火,照亮了他的四周。于是欣然地从他四周的事物中,看到了种种人生的妙趣,而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际,悠然吟出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而为了保有他这一份心灵上的任真自得的境界,他终于选择了躬耕的生活方式”。^[5]诠释陶渊明虽说在生命中历经了太多的坎坷艰辛,但经过无数次生命洗礼后而彻底地感悟到生活的真、善、美,且演绎得更优雅、更智慧、更平和、更

容、更坚强、更超脱,并追慕着人生希冀的“幸福结局”。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结局’。绝望变成升华,痛苦化为美丽”。^[6]故而陶渊明人生的“幸福结局”突显在颇为完美地展示了一种与世俗、与物质的适度拉开距离的自由、超越、诗意的生活境界而真正感悟了自己内心冀盼的生命情结。

二、陶渊明田园诗张扬的自然性灵

陶渊明在《咏贫士(其五)》云:“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为此,李泽厚说:“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他把魏晋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从而,自然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非常一般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而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与谢灵运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诗中既平淡无华又生意盎然。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唯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7]

马克思认为:“人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8]故而若要明晰陶渊明思想演绎的生命根源、变化、发展就必须用唯物的、历史的、运动的观点去洞察并结合诗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的嬗变加以细心地体悟。由此,陶渊明诗歌演绎的“桃源境界”可谓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精神境界且关涉到诗人的社会理想、劳动观念、立身处世、生命情趣等诸多蕴含了田园文明的思想喟叹。陈寅恪指出:“陶渊明的自然观是不同于嵇康的‘自然说’,更有异于何曾等的‘名教说’,而是形成一种‘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之要旨在于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9]赞叹陶渊明追求真朴的自然哲学观而实质上是对老庄自然观的承继、创新、嬗变而自由演绎为“自我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体认了庄子“物化”精神的审美境界。

陶渊明处在魏晋时代玄学思潮的演义背景之

下而以其匠心独具的创作风貌表现出迥异与大众的审美世界。前苏联汉学家艾德林曾如此评说：“倘若从‘诗人的事业就是他的言论’来看，那么很难设想有比陶渊明更积极、更富有战斗性的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卫士了”。^[10]表述了陶渊明退隐田园而寄情山水的思想实质。朱光潜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所表现的并不是抽象的欣喜与平息，而是乐道安贫与自然相默契者的冲淡胸怀与愉悦情绪”。^[11]表明这种安然与自得是一种“该走的路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已经守住了”之后的人生境界。表征了“陶渊明的喜乐是一种得道的喜乐”。^[12]即言陶渊明田园耕读生活的人生滋味就犹如陈寅恪所推崇的“大思想家”的超凡脱俗的生命恬适。李辰东指出：“陶渊明心灵的伟大之处，正在于由‘动’止‘静’后的造诣。由最初的‘猛志逸四海’，进而‘冰炭满怀抱’，‘复得返自然’，最后达到‘不觉知有我’的物我皆忘的浑融境界。少年时的壮志豪情，青春梦想，踏入社会后理想的幻灭，内心的矛盾与焦灼；然后挣脱一切桎梏，返回自然的怀抱，安抚其破碎的身心，医治其灵魂的创伤；最后得到一种心境空明的境界。由此，陶诗的意境得到了统一，绝对的和谐”。^[13]述说陶渊明在“脱青衫、伴耦耕”中好像真正地体悟了真与美的生活胜境。

陶渊明抒写的田园诗倘若细心地吟咏就如同展开一幅写意颇深的乡村田园画卷且能体悟到清风徐来、莺雀鸣啼、炊烟袅袅、愉悦恬适的生命神韵并恰似欣赏着一位素面朝天的纯朴村姑而使人倍感亲切温馨。正如明·王圻在《稗史》评述：“陶诗淡，不是无绳削只是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14]叹言陶诗看似信手拈来却实际孕含了高度的艺术匠心且明白如话、平而生韵、淡雅味美、妙趣横生并涵括着百世流芳的审美魅力。袁行霈赞叹：“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世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15]倪云林指出：“黑格尔曾说艺术的真正职责在于帮助我们认识心灵的最高旨趣。陶渊明其人其诗正可谓做到了这一点。他已将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这种人做人便做真人、做完整的人，做文章便做真文章。那是一个自我个体本真地呈现，没有一点造作，没有一点修饰。即所谓诗亡而为骚，至汉为五言，吟咏得情性之正者，其惟渊明乎？”^[16]阐明陶渊明真正走出了士人骚客生活中永恒徘徊的“进退”怪圈而最终寻

觅到了内心更高的达观性灵的情操持守。

三、陶渊明田园诗张扬的审美情趣

陶渊明生平伊始可谓是崇奉、熟谙、服膺、承续着儒学思想且试图依托儒家文化积极用世的济时弘道的精神和儒家人格的贞刚弘毅的道德修养来报效社会。但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却使得陶渊明无法实现兼济天下的宏伟志向且一生均在“出与入”的矛盾桎梏中挣扎而最终只好皈依于老庄哲学中觅求生命的性情归宿。正如闻一多所说：“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17]可以说，道家理想人格对魏晋文学与诗性人格皆产生了颇为巨大的审美折射，即老庄人格精神业已成为魏晋文学的人格流变历程中的一脉相承的生命主线且魏晋文学的人格流变在历经了邨下悲慨、竹林逡巡、金谷焦虑、兰亭玄谈后而终究归结于南山的清新、宁静、质朴和恬适。为此，陶渊明诗文抒写的虚静、真率、冲淡、温馨的诗意皈依而终归使其养成了以“清虚冲淡”为品性的“南山人格”的魏晋诗风情趣。鲁迅评说：“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论证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18]

陶渊明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是最先把普通的闲静恬淡、淳朴安谧、印证本性、返璞归真的田园生活引入艺术创作的生命领域而首创了映照千古的田园诗派。王运熙评价：“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没有出现真实具体的农民形象，它既没有描写农民的痛苦生活，也没有反映出由于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农村凋敝荒凉的面貌”。故而归纳出导致这种内容局限的历史原因是建安以后特别是东晋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风气和审美偏见。^[19]然则结合陶渊明的生活与创作实践就可知时代的局限及其审美倾向而决定了诗歌的内容旨趣。观乎诗人早年生活未践农事、家业尚可维持、外出求仕难觅、时代经历局限而导致不能体恤民众苦难。虽说后期归隐后亲耕于野而有可能体会农事艰辛，但追求个体精神的超脱、崇奉和谐共处的自然、突出刻划自我的形象、涤除精神领域的矛盾等致使在审美倾向上过多地推崇对自然景物的洞察、映射、

体味且将审美视角移向生活和人的行为本身而静观世间万物。故此在将生活审美化、艺术化、愉悦化的实践行为倾向的导引下就必然会自发地排斥与消解凋敝、痛苦、哀鸣而被自由、自足、自在的生命观所掩饰或在超脱飘逸的视野中加以淡出。可以说,陶渊明诗歌抒写的字里行间仿佛体认着于呼酒买醉之间而对“天”、“运”、“化”的宿命认可态度。诸如《归去来兮辞》颂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连雨独饮》云:“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责子》吟:“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自祭文》道:“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袁行霈指出:“‘天’往往是陶渊明对‘自然’的另一种表述,它更清楚地表明陶渊明相信有一种超乎‘人’的自然力量,左右着人的生活 and 命运,而人必须顺应‘它’”。犹如理查逊·泰勒在《形而上学》所言:“在遭受痛苦威胁或丧失亲人的时候,我们都容易接受宿命论的影响。这种思想认为在一个特定时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没有力量防止它。有时,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并非由自身造成的环境中,而我们的存在和命运,同这种环境如此全面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宿命论思想在我们头脑里占了上风,有时还给我们一种安慰”。^[20] 诠释了陶渊明在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之上好像感悟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安之若命、乐天安宿、委运任化、大钧无私、万理自森、皈依造化的人生欣慰、欢愉和怡情。

陶渊明辞官归田的艺术化的人生态度似乎解决了世人“出与处”的矛盾冲突且终结了身心分裂、心迹难进、孤寂郁闷的存在方式。为此,诗人描摹的田园是心灵的安慰、乡居的自然、理想的境地、人生的依托、行乐的柔情、清欢的欣悦。所谓“东篱采菊,悠见南山”似乎可承受“散游目”、“舒新声”、“开芳颜”、“悟真意”的人生感悟并在田园山水间寻求到同类、知己、心声的亲睦慰藉。换言之,天地大化中的田园山水也正依托诗者人格的渗透、气韵的灌注、心语的灵聚而更富含了生机勃勃的审美意趣并使得青松芳菊、新葵嘉穗、竹林花药、春风时雨、归鸟游鱼、南山斜川等皆被人格化、情趣化、灵性化而呈现出优雅高远的艺术佳境。侯爵良指出:“千百年来,读者对《桃花源记》爱不释手,这不是偶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生动图画,展示了诗人美好的理想”。^[21] 评析《桃花源记》切实体征了陶渊明一生所

追寻的劳动场景、田园情怀、社会理想、生命趣味的绝美境界。犹若陶诗《饮酒》之四所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施德操评曰:“人见陶渊明白放于诗酒中,谓是一孰懒人耳,不知其平生乐道至苦,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22] 诠释了陶渊明之所以毅然地辞官归隐的确是为了独立人格的免受世俗的羁绊侵蚀而崇奉体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界。

陶渊明追求朴实的人生而致使文词诗句无不渗透着心性高远的自然之趣且诗文抒写极力尊崇本色尽致、质朴无华、人性归真、社会还淳的心性幻想并由衷地表达了对朴素的环境、平实的生活、恬淡的心絮的真情喜好。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高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23] 赞赏陶渊明在面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痛苦难堪的现实境遇的内心深处所始终洋溢的生命超脱姿态。恰如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曾引用兰波以所有诗人的名义所发出的生命呐喊:“真正的艺术之伟大,是要把我们远离之而生活的那个现实找到,重新抓住,并让我们认识它”。^[24] 诠释了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就在于似乎首次智慧地、审美地、怡情地发掘了田园生活素材而真正认识到田园生活切实孕含了世俗社会所没有的特殊的的美感超越并彰显出超脱、高贵、温雅的文人气质以及冲淡、清新、恬静的诗风趣味。

综上所述,陶渊明诗歌创作虽说在某种程度上承继了儒、道、释三教哲思的文化观照且始终蕴藉着孔、老、佛诸家学说兼修的思想特质,但实质上却以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达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生命超越、辩证扬弃和性灵升华而涵括了韵味隽永的生命心语并终归建构了匠心独运的人生化、艺术化、意趣化、愉悦化的“南山人格”模式的审美妙境。

参考文献:

- [1] 钟优民. 陶渊明论集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72.
- [2] 李泽厚. 美的历程附美学四讲[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580.

- [3] 王维. 全唐诗[M]. 清彭定求辑. 北京:中华书局,1960:71-82.
- [4] 王安石. 全宋诗[M].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91-97.
- [5] 叶嘉莹. 迦陵论诗丛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4:44.
- [6]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 [7]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05.
- [8]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
- [9]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王毅. 魏晋时期的“自然”说与晋诗风貌[J]. 文学遗产,1984(4):22-26.
- [10] 艾德林. 陶渊明和他的诗[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57:494.
- [11] 朱光潜. 朱光潜美学文集·诗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16.
- [12] 叶嘉莹. 陶渊明《饮酒》诗讲录[M]. 台北:桂冠图书,2000:128.
- [13] 李辰东. 陶渊明评论[M].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101.
- [14] 宋王质. 陶渊明年谱[M]. 许逸民校辑. 北京:中华书局,1986:126.
- [15]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5.
- [16] 倪云林. 谢仲野序. 引自陈传席.中国绘画史(上册)[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334.
- [17]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庄子(第二卷)[C]. 北京:三联书店,1981:55.
- [18] 鲁迅. 鲁迅全集[A].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6.
- [19] 王运熙. 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集 [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59.
- [20]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8.
- [21] 侯爵良. 陶渊明名篇赏析[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116.
- [22] 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7.
- [23] 陶彭集注. 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86:22.
- [24] 莫里亚克. 普鲁斯特[M]. 北京:三联书店,1991:194.

The Spirit Gathers the Big Ease Heart Meeting: The Tao Yuanming Idyll Expresses in Writing the Model Life Heart Language

—Based on the Sess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Internationalization

ZHANG Peng-fei

(Bozhou pedagogical College level specialty school, Mengcheng 233500, China)

Abstract: The Tao Yuanming poetry description's flowers and plants vegetation, the birds beast, the scenery botanical garden, south the Chinese acre tills the fields personally, the book qin to recite, to drink wine the seclusion and so on many countryside images as if to be full of poet's life heart language true feelings vindicating. Although view Tao Shi in some kind of degree deck following the Confucian, the road, has released the cultural contemplation which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thinks wise, and reserved and refined hole, old, Buddha's theory minoring in thought special characteristic, then materially actually reached by oneself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asks to surmount, develops the good and discard the bad, the soul to sublimate and to construct the person biochemistry which dialectically to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thought resources life displayed of creativity, art, esthetically, joyful "Mt. Nan personality" pattern esthetic wonderland.

Key words: Tao Yuanming; idyll; the spirit gathers in a big way; ease heart meeting; expresses in writing the model; life heart language

(责任编辑:程勇)